

## 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部分股份。
  -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共计6名，合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56,968,234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5.7692%。
  -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为2023年10月26日（星期四）。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977号）核准，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箭牌家居”）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966,609,517股。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知》（深证上〔2022〕1018号）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于2022年10月26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总股本为869,003,283股，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为966,610,517股，其中限售股份数量为869,003,28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90.00%，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为96,609,51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00%。

（二）公司上市股本变动情况

公司于2023年7月19日完成了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登记相关工作，向符合条件的173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450,932万股。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公司股本总数由966,612,800股增加至970,122,000股。除上述事项外，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本公告日，公司未发生其他事项导致数量发生变化。

截至目前，公司总股本为970,122,000股，其中，限售条件流通股为873,512,483股（其中，首次前限售股869,003,283股（含本次解除限售股份56,968,234股），股权激励限售股4,509,2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90.04%；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96,609,51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9.96%。目前尚未解除限售的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数量为7699,003,283股（含本次解除限售股份56,968,234股）。

二、申请解除限售股份限售行为履行承诺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共计6名，分别为：共青城乐华嘉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乐华嘉悦”）、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金石昂享股权投资（杭州）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金石昂享”）、珠海杏恒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珠海杏恒”）、深圳市创投壹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创投”）、佛山红土君联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红土君联”）。

（一）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招股说明书》中作出的承诺，具体如下：

- 首次申报前一年新增股东珠海杏恒、深创投、红土君联就股份锁定事宜做出如下承诺：①自完成增资扩股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本企业直接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 如果相关监管规则不再对前款承诺内容予以要求时，相应部分自行终止。如果监管规则对上市发行人股份锁定或减持有新的规定，则本企业在锁定或减持发行人股份时将适用并执行届时最新的监管规则。

（3）如果本企业违反上述承诺，因违反承诺转让股份所取得的收益（如有）无条件归发行人所有，由此给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由本企业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说明：2020年10月22日，箭牌家居就珠海杏恒、深创投、红土君联增资扩股事项办理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截至2023年10月22日，珠海杏恒、深创投、红土君联所持股份自取得箭牌家居股份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之日起已届满36个月。

2.股东乐华嘉悦、中信证券、金石昂享就股份锁定事宜做出如下承诺：

（1）自发行人员股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如果相关监管规则不再对前款承诺内容予以要求时，相应部分自行终止。如果监管规则对上市发行人股份锁定或减持有新的规定，则本企业在锁定或减持发行人股份时将适用并执行届时最新的监管规则。

（3）如果本企业违反上述承诺，因违反承诺转让股份所取得的收益（如有）无条件归发行人所有，由此给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由本企业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三、通过共青城乐华嘉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严平刚

（已于2022年7月31日退休）、刘广仁、杨伟华、卢金海、彭子仁、董志标、孔斌斌、陈路敬（已于2022年12月15日届满离岗，仍在退休）、

（1）发行人员股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本企业直接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本人在发行人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股份数量不得超过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25%；离职半年内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让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本人在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任期内届满离岗的，在就任时的任职期内在任期届满后6个月内，继续遵守下列限制性规定：①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25%；②离职半年内，不得转让所持股份；③《公司法》对董监高股份转让的其他规定。

（3）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在锁定期满后2年内减持的（不包括本人在发行人本次发行后从公司新增中买入的股份），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指发行人员本次发行在发行人在发行人上市后至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处理）。且该承诺不因职务变更或离职等原因而终止履行。

（4）发行人上市后6个月内发行人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自动延长至6个月。且该承诺不因职务变更或离职等原因而终止履行。

（6）发行人可能触及重大违法违规退市情形的，自相关行政处罚责任告知书或者司法裁判作出之日起至下列情形发生前，本人不得减持公司股份：①公司股票停止上市并摘牌；②公司收到相关行政处罚决定书被法院判定在发行人被法院裁判，显示公司未触及重大违法违规退市情形。

## 关于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实际控制人及其相关方之《市场禁入决定书》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 本次收到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市场禁入决定书》涉及的主要当事人主要为公司原实际控制人夏建斌及原董事王树军。2020年2月2日，公司实际控制人夏建斌变更为芜湖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本次收到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市场禁入决定书》与公司现任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无关。
  - 截至目前，本次收到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实际控制人及其相关方之《市场禁入决定书》中提及的相关违法违规事项及重大诉讼均已了结，不会进一步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公司已于2020年2月就公司原董事长夏建斌、原实际控制人夏建斌涉嫌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向芜湖公安机报案，并已通过法律手段针对相关事项造成的损失向相关当事人积极主张赔偿。

一、基本案情

远程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2年12月29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立案告知书》（证监立案字[2020]2026号），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调查并决定对公司立案调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12月29日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78）。

2023年5月10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下发的《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苏证罚字〔2023〕16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5月1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关于收到〈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7）。2023年10月19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2023〕18号）及《市场禁入决定书》（〔2023〕3号），现将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一、《行政处罚决定书》主要内容

当事人：远程电缆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称康文远电线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程电缆或公司）、住所：江苏省宜兴市官林镇福裕8号。

夏建斌，男，1974年10月出生，时任远程电缆实际控制人，住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

夏建军，男，1971年8月出生，时任远程电缆董事长、总经理，住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

男，1981年6月出生，时任远程电缆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住址：陕西省西安市汉城区。

依据2006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的有关规定，我局对远程电缆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审理，并依法向当事人告知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应当当事人夏建斌的要求，我局于2023年9月28日举行了听证会，听取了夏建斌的陈述和申辩，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经审理查明，当事人存在以下违法行为：

（一）未在定期报告且未在临时报告中披露对外担保

2017年10月至2018年9月，远程电缆及其子公司上海睿语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睿语）为湖州秦海体育文化有限公司（曾用名杭州秦海体育文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秦海体育）、夏建军、上海红土经贸有限公司、上海连行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连行）等提供11笔担保，合计金额74,000万元。其中，2017年，远程电缆、上海睿语对外提供担保7笔，合计金额37,000万元，占当期报告净资产的24.72%；2018年上半年，远程电缆、上海睿语对外提供担保3笔，合计金额29,000万元，占当期报告净资产的19.04%；2018年9月，远程电缆为上海连行提供1笔担保，金额8,000万元。

上述11笔担保，远程电缆未履行内部审议程序，未依法及时披露，亦未在2017年度报告、2018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导致远程电缆信息披露不及时且相关定期报告存在重大遗漏，程度较轻，未在半年报告中披露了部分对外担保情况。

（二）未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关联交易

2016年11月至2018年4月，秦海体育为远程电缆的控股股东、夏建斌为秦海体育和远程电缆的实际控制人，湖州恒越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州恒越）在前述期间是夏建斌实际控制的公司。2016年12月至2018年8月，夏建军担任远程电缆董事长兼财务总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规定，2007年修订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40号），以下简称2007年《信息披露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三款的规定，在上述期间，夏建斌、夏建军、秦海体育、湖州恒越为远程电缆的关联方。

2017年1月19日至12月，远程电缆及其子公司、湖州恒越等关联方作为出借人对外借款4笔，借款资金直接归出借人湖州秦海体育或湖州恒越使用，远程电缆未依法履行使用借款义务，但前述借款存在与关联方共同借款的事实，上述4笔借款构成关联交易，实际借款金额合计16,000万元，占当期报告净资产的10.60%，远程电缆未在2017年年度报告中披露。

（三）未在定期报告中披露重大或有负债

2017年6月至9月，远程电缆作为出票人承兑收入10张不具备真实商业背景的汇票，作为承兑人为上海睿语实业有限公司出具商业承兑汇票提供承兑服务。前述票据经背书转让后均被用于保理融资，远程电缆通过背书转让其已到期票据为他人提供无条件付款，构成远程电缆的潜在支付义务，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3号——或有事项》第二条、第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属于公司的或有负债，涉及金额合计12,000.7元，远程电缆未在2017年年度报告中披露。

（四）未在定期报告且未在定期报告中披露重大诉讼和仲裁

2018年4月，远程电缆因上述违规担保、共同借款、商业汇票等事项陆续引发10起民事诉讼和仲裁。其中，截至2018年6月13日，远程电缆已知悉诉讼讼记，累计金额合计31,264.50万元，占当期报告净资产的20.80%。公司未依法及时披露且未在2018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2018年7月至2019年4月，远程电缆又陆续知悉相关民事诉讼和仲裁，累计金额达23,569.05万元，远程电缆亦未及时披露，直至2019年4月27日和4月30日，才在《关于涉诉事项的公告》及2018年年度报告中陆续披露了上述诉讼、仲裁事项。

上述违法事实，有远程电缆情况说明、相关当事人询问笔录、相关担保及借款合同、公司公告、诉讼文书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

我局认为，远程电缆上述行为违反了2005年《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二百零十项和2007年《信息披露办法》第二条、第十二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一条、《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证监会公告〔2017〕17号）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六条、《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证监会公告〔2017〕18号）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四十条、《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5号——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证监会公告〔2014〕154号）第五十八款的规定，构成2006年《证券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一款所述违法行为。

根据2006年《证券法》第六十八条第一款、2007年《信息披露办法》第五十八条关于《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行政责任认定规则》（证监会公告〔2011〕11号）第十五条的规定，时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夏建军作为公司各项事务、任期间听公司时任实际控制人夏建斌的指使，随夏建斌内部决策程序，私自借出公款在相应担保、借款合同上加盖公章并以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签字、组织、安排公司员工利用商业背景的汇票并对外出具的汇票进行承兑，知悉并隐瞒相关重大诉讼、仲裁，未能督促公司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对于远程电缆前述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夏建军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时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夏建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我局认为，远程电缆上述行为违反了2005年《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二百零十项和2007年《信息披露办法》第二条、第十二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一条、《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证监会公告〔2017〕17号）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六条、《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5号——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证监会公告〔2014〕154号）第五十八款的规定，构成2006年《证券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一款所述违法行为。

根据2006年《证券法》第六十八条第一款、2007年《信息披露办法》第五十八条关于《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行政责任认定规则》（证监会公告〔2011〕11号）第十五条的规定，时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夏建军作为公司各项事务、任期间听公司时任实际控制人夏建斌的指使，随夏建斌内部决策程序，私自借出公款在相应担保、借款合同上加盖公章并以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签字、组织、安排公司员工利用商业背景的汇票并对外出具的汇票进行承兑，知悉并隐瞒相关重大诉讼、仲裁，未能督促公司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对于远程电缆前述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夏建军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时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夏建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我局认为，远程电缆上述行为违反了2005年《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二百零十项和2007年《信息披露办法》第二条、第十二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一条、《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证监会公告〔2017〕17号）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六条、《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5号——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证监会公告〔2014〕154号）第五十八款的规定，构成2006年《证券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一款所述违法行为。

根据2006年《证券法》第六十八条第一款、2007年《信息披露办法》第五十八条关于《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行政责任认定规则》（证监会公告〔2011〕11号）第十五条的规定，时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夏建军作为公司各项事务、任期间听公司时任实际控制人夏建斌的指使，随夏建斌内部决策程序，私自借出公款在相应担保、借款合同上加盖公章并以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签字、组织、安排公司员工利用商业背景的汇票并对外出具的汇票进行承兑，知悉并隐瞒相关重大诉讼、仲裁，未能督促公司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对于远程电缆前述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夏建军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时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夏建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我局认为，远程电缆上述行为违反了2005年《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二百零十项和2007年《信息披露办法》第二条、第十二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一条、《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证监会公告〔2017〕17号）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六条、《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5号——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证监会公告〔2014〕154号）第五十八款的规定，构成2006年《证券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一款所述违法行为。

根据2006年《证券法》第六十八条第一款、2007年《信息披露办法》第五十八条关于《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行政责任认定规则》（证监会公告〔2011〕11号）第十五条的规定，时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夏建军作为公司各项事务、任期间听公司时任实际控制人夏建斌的指使，随夏建斌内部决策程序，私自借出公款在相应担保、借款合同上加盖公章并以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签字、组织、安排公司员工利用商业背景的汇票并对外出具的汇票进行承兑，知悉并隐瞒相关重大诉讼、仲裁，未能督促公司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对于远程电缆前述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夏建军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时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夏建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我局认为，远程电缆上述行为违反了2005年《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二百零十项和2007年《信息披露办法》第二条、第十二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一条、《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证监会公告〔2017〕17号）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六条、《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5号——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证监会公告〔2014〕154号）第五十八款的规定，构成2006年《证券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一款所述违法行为。

根据2006年《证券法》第六十八条第一款、2007年《信息披露办法》第五十八条关于《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行政责任认定规则》（证监会公告〔2011〕11号）第十五条的规定，时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夏建军作为公司各项事务、任期间听公司时任实际控制人夏建斌的指使，随夏建斌内部决策程序，私自借出公款在相应担保、借款合同上加盖公章并以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签字、组织、安排公司员工利用商业背景的汇票并对外出具的汇票进行承兑，知悉并隐瞒相关重大诉讼、仲裁，未能督促公司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对于远程电缆前述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夏建军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时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夏建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我局认为，远程电缆上述行为违反了2005年《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二百零十项和2007年《信息披露办法》第二条、第十二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一条、《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证监会公告〔2017〕17号）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六条、《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5号——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证监会公告〔2014〕154号）第五十八款的规定，构成2006年《证券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一款所述违法行为。

根据2006年《证券法》第六十八条第一款、2007年《信息披露办法》第五十八条关于《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行政责任认定规则》（证监会公告〔2011〕11号）第十五条的规定，时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夏建军作为公司各项事务、任期间听公司时任实际控制人夏建斌的指使，随夏建斌内部决策程序，私自借出公款在相应担保、借款合同上加盖公章并以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签字、组织、安排公司员工利用商业背景的汇票并对外出具的汇票进行承兑，知悉并隐瞒相关重大诉讼、仲裁，未能督促公司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对于远程电缆前述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夏建军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时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夏建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我局认为，远程电缆上述行为违反了2005年《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二百零十项和2007年《信息披露办法》第二条、第十二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一条、《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证监会公告〔2017〕17号）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六条、《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5号——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证监会公告〔2014〕154号）第五十八款的规定，构成2006年《证券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一款所述违法行为。

根据2006年《证券法》第六十八条第一款、2007年《信息披露办法》第五十八条关于《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行政责任认定规则》（证监会公告〔2011〕11号）第十五条的规定，时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夏建军作为公司各项事务、任期间听公司时任实际控制人夏建斌的指使，随夏建斌内部决策程序，私自借出公款在相应担保、借款合同上加盖公章并以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签字、组织、安排公司员工利用商业背景的汇票并对外出具的汇票进行承兑，知悉并隐瞒相关重大诉讼、仲裁，未能督促公司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对于远程电缆前述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夏建军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时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夏建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我局认为，远程电缆上述行为违反了2005年《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二百零十项和2007年《信息披露办法》第二条、第十二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一条、《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证监会公告〔2017〕17号）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六条、《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5号——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证监会公告〔2014〕154号）第五十八款的规定，构成2006年《证券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一款所述违法行为。

根据2006年《证券法》第六十八条第一款、2007年《信息披露办法》第五十八条关于《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行政责任认定规则》（证监会公告〔2011〕11号）第十五条的规定，时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夏建军作为公司各项事务、任期间听公司时任实际控制人夏建斌的指使，随夏建斌内部决策程序，私自借出公款在相应担保、借款合同上加盖公章并以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签字、组织、安排公司员工利用商业背景的汇票并对外出具的汇票进行承兑，知悉并隐瞒相关重大诉讼、仲裁，未能督促公司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对于远程电缆前述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夏建军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时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夏建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我局认为，远程电缆上述行为违反了2005年《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二百零十项和2007年《信息披露办法》第二条、第十二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一条、《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证监会公告〔2017〕17号）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六条、《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5号——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证监会公告〔2014〕154号）第五十八款的规定，构成2006年《证券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一款所述违法行为。

根据2006年《证券法》第六十八条第一款、2007年《信息披露办法》第五十八条关于《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行政责任认定规则》（证监会公告〔2011〕11号）第十五条的规定，时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夏建军作为公司各项事务、任期间听公司时任实际控制人夏建斌的指使，随夏建斌内部决策程序，私自借出公款在相应担保、借款合同上加盖公章并以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签字、组织、安排公司员工利用商业背景的汇票并对外出具的汇票进行承兑，知悉并隐瞒相关重大诉讼、仲裁，未能督促公司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对于远程电缆前述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夏建军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时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夏建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我局认为，远程电缆上述行为违反了2005年《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二百零十项和2007年《信息披露办法》第二条、第十二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一条、《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证监会公告〔2017〕17号）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六条、《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5号——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证监会公告〔2014〕154号）第五十八款的规定，构成2006年《证券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一款所述违法行为。

根据2006年《证券法》第六十八条第一款、2007年《信息披露办法》第五十八条关于《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行政责任认定规则》（证监会公告〔2011〕11号）第十五条的规定，时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夏建军作为公司各项事务、任期间听公司时任实际控制人夏建斌的指使，随夏建斌内部决策程序，私自借出公款在相应担保、借款合同上加盖公章并以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签字、组织、安排公司员工利用商业背景的汇票并对外出具的汇票进行承兑，知悉并隐瞒相关重大诉讼、仲裁，未能督促公司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对于远程电缆前述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夏建军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时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夏建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我局认为，远程电缆上述行为违反了2005年《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二百零十项和2007年《信息披露办法》第二条、第十二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一条、《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证监会公告〔2017〕17号）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六条、《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5号——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证监会公告〔2014〕154号）第五十八款的规定，构成2006年《证券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一款所述违法行为。

根据2006年《证券法》第六十八条第一款、2007年《信息披露办法》第五十八条关于《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行政责任认定规则》（证监会公告〔2011〕11号）第十五条的规定，时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夏建军作为公司各项事务、任期间听公司时任实际控制人夏建斌的指使，随夏建斌内部决策程序，私自借出公款在相应担保、借款合同上加盖公章并以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签字、组织、安排公司员工利用商业背景的汇票并对外出具的汇票进行承兑，知悉并隐瞒相关重大诉讼、仲裁，未能督促公司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对于远程电缆前述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夏建军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时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夏建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我局认为，远程电缆上述行为违反了2005年《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二百零十项和2007年《信息披露办法》第二条、第十二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一条、《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证监会公告〔2017〕17号）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六条、《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5号——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证监会公告〔2014〕154号）第五十八款的规定，构成2006年《证券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一款所述违法行为。

根据2006年《证券法》第六十八条第一款、2007年《信息披露办法》第五十八条关于《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行政责任认定规则》（证监会公告〔2011〕11号）第十五条的规定，时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夏建军作为公司各项事务、任期间听公司时任实际控制人夏建斌的指使，随夏建斌内部决策程序，私自借出公款在相应担保、借款合同上加盖公章并以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签字、组织、安排公司员工利用商业背景的汇票并对外出具的汇票进行承兑，知悉并隐瞒相关重大诉讼、仲裁，未能督促公司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对于远程电缆前述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夏建军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时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夏建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我局认为，远程电缆上述行为违反了2005年《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二百零十项和2007年《信息披露办法》第二条、第十二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一条、《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证监会公告〔2017〕17号）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六条、《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5号——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证监会公告〔2014〕154号）第五十八款的规定，构成2006年《证券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一款所述违法行为。

根据2006年《证券法》第六十八条第一款、2007年《信息披露办法》第五十八条关于《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行政责任认定规则》（证监会公告〔2011〕11号）第十五条的规定，时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夏建军作为公司各项事务、任期间听公司时任实际控制人夏建斌的指使，随夏建斌内部决策程序，私自借出公款在相应担保、借款合同上加盖公章并以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签字、组织、安排公司员工利用商业背景的汇票并对外出具的汇票进行承兑，知悉并隐瞒相关重大诉讼、仲裁，未能督促公司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对于远程电缆前述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夏建军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时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夏建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我局认为，远程电缆上述行为违反了2005年《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二百零十项和2007年《信息披露办法》第二条、第十二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一条、《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证监会公告〔2017〕17号）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六条、《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5号——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证监会公告〔2014〕154号）第五十八款的规定，构成2006年《证券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一款所述违法行为。

根据2006年《证券法》第六十八条第一款、2007年《信息披露办法》第五十八条关于《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行政责任认定规则》（证监会公告〔2011〕11号）第十五条的规定，时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夏建军作为公司各项事务、任期间听公司时任实际控制人夏建斌的指使，随夏建斌内部决策程序，私自借出公款在相应担保、借款合同上加盖公章并以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签字、组织、安排公司员工利用商业背景的汇票并对外出具的汇票进行承兑，知悉并隐瞒相关重大诉讼、仲裁，未能督促公司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对于远程电缆前述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夏建军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时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夏建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我局认为，远程电缆上述行为违反了2005年《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二百零十项和2007年《信息披露办法》第二条、第十二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一条、《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证监会公告〔2017〕17号）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六条、《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5号——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证监会公告〔2014〕154号）第五十八款的规定，构成2006年《证券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一款所述违法行为。

根据2006年《证券法》第六十八条第一款、2007年《信息披露办法》第五十八条关于《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行政责任认定规则》（证监会公告〔2011〕11号）第十五条的规定，时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夏建军作为公司各项事务、任期间听公司时任实际控制人夏建斌的指使，随夏建斌内部决策程序，私自借出公款在相应担保、借款合同上加盖公章并以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签字、组织、安排公司员工利用商业背景的汇票并对外出具的汇票进行承兑，知悉并隐瞒相关重大诉讼、仲裁，未能督促公司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对于远程电缆前述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夏建军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时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夏建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我局认为，远程电缆上述行为违反了2005年《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二百零十项和2007年《信息披露办法》第二条、第十二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一条、《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证监会公告〔2017〕17号）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六条、《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5号——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证监会公告〔2014〕154号）第五十八款的规定，构成2006年《证券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一款所述违法行为。

根据2006年《证券法》第六十八条第一款、2007年《信息披露办法》第五十八条关于《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行政责任认定规则》（证监会公告〔2011〕11号）第十五条的规定，时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夏建军作为公司各项事务、任期间听公司时任实际控制人夏建斌的指使，随夏建斌内部决策程序，私自借出公款在相应担保、借款合同上加盖公章并以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签字、组织、安排公司员工利用商业背景的汇票并对外出具的汇票进行承兑，知悉并隐瞒相关重大诉讼、仲裁，未能督促公司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对于远程电缆前述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夏建军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时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夏建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我局认为，远程电缆上述行为违反了2005年《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二百零十项和2007年《信息披露办法》第二条、第十二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一条、《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证监会公告〔2017〕17号）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六条、《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5号——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证监会公告〔2014〕154号）第五十八款的规定，构成2006年《证券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一款所述违法行为。

根据2006年《证券法》第六十八条第一款、2007年《信息披露办法》第五十八条关于《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行政责任认定规则》（证监会公告〔2011〕11号）第十五条的规定，时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夏建军作为公司各项事务、任期间听公司时任实际控制人夏建斌的指使，随夏建斌内部决策程序，私自借出公款在相应担保、借款合同上加盖公章并以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签字、组织、安排公司员工利用商业背景的汇票并对外出具的汇票进行承兑，知悉并隐瞒相关重大诉讼、仲裁，未能督促公司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对于远程电缆前述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夏建军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时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夏建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我局认为，远程电缆上述行为违反了2005年《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二百零十项和2007年《信息披露办法》第二条、第十二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一条、《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证监会公告〔2017〕17号）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六条、《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5号——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证监会公告〔2014〕154号）第五十八款的规定，构成2006年《证券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一款所述违法行为。

根据2006年《证券法》第六十八条第一款、2007年《信息披露办法》第五十八条关于《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行政责任认定规则》（证监会公告〔2011〕11号）第十五条的规定，时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夏建军作为公司各项事务、任期间听公司时任实际控制人夏建斌的指使，随夏建斌内部决策程序，私自借出公款在相应担保、借款合同上加盖公章并以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签字、组织、安排公司员工利用商业背景的汇票并对外出具的汇票进行承兑，知悉并隐瞒相关重大诉讼、仲裁，未能督促公司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对于远程电缆前述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夏建军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时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夏建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我局认为，远程电缆上述行为违反了2005年《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二百零十项和2007年《信息披露办法》第二条、第十二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一条、《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证监会公告〔2017〕17号）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六条、《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5号——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证监会公告〔2014〕154号）第五十八款的规定，构成2006年《证券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一款所述违法行为。

根据2006年《证券法》第六十八条第一款、2007年《信息披露办法》第五十八条关于《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行政责任认定规则》（证监会公告〔2011〕11号）第十五条的规定，时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夏建军作为公司各项事务、任期间听公司时任实际控制人夏建斌的指使，随夏建斌内部决策程序，私自借出公款在相应担保、借款合同上加盖公章并以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签字、组织、安排公司员工利用商业背景的汇票并对外出具的汇票进行承兑，知悉并隐瞒相关重大诉讼、仲裁，未能督促公司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对于远程电缆前述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夏建军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时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夏建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我局认为，远程电缆上述行为违反了2005年《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二百零十项和2007年《信息披露办法》第二条、第十二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